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二

詳校官尚書臣德 保

主事衔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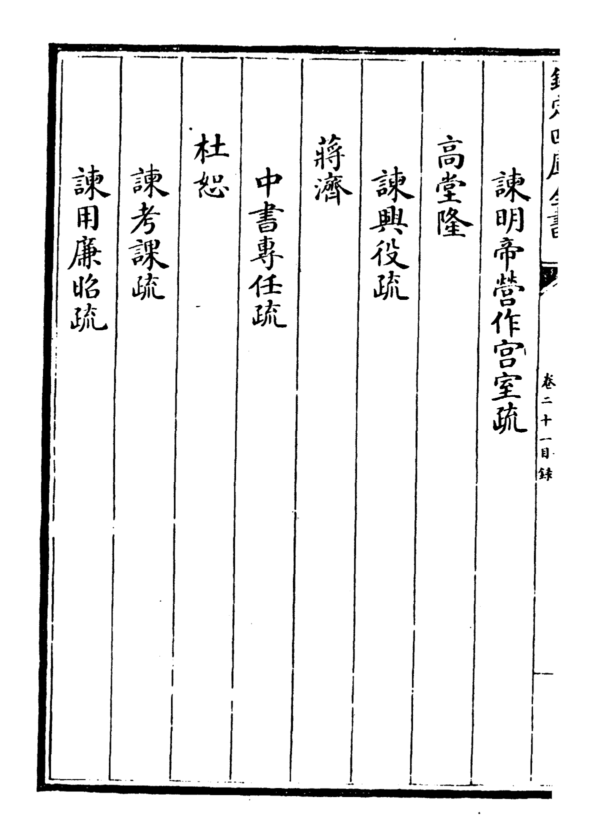
謄錄監生臣邱南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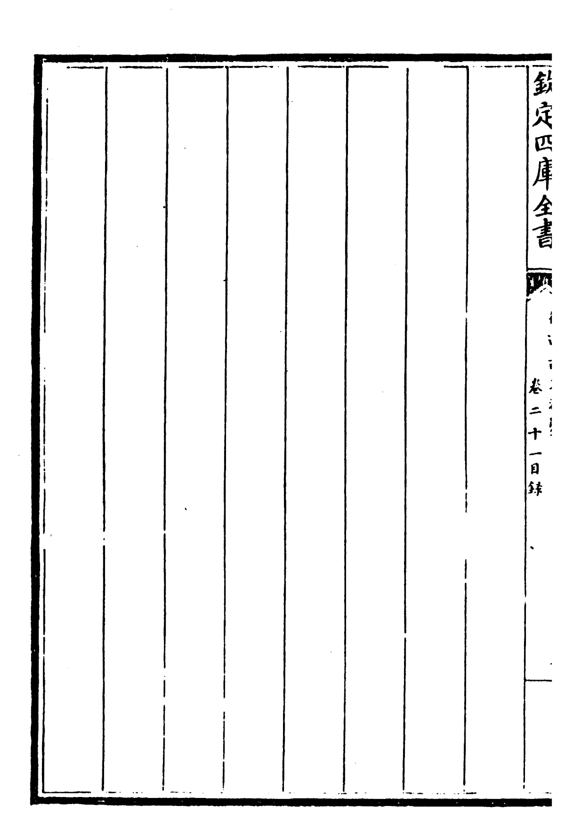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一目録

三國

魏文帝

明帝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一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三國炎漢失馭天下三分曹操挾天子據中原自稱魏王傳子丕受禪孫權承父兄之基保有江東稱吳蜀先主劉備跨有梁益承漢統出入百載注記分錯晉治書侍御史陳壽譔三國志

魏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嗣丞相魏王受漢禪稱帝

禁母后干政詔黄初三年

垂戒深切足以立萬世之防

古雅峭潔然似是有意為之者畢竟與西京詔令有别

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

鵜鶘集靈芝池詔黄初四年夏五月有鵜鶘鳥集靈芝池下詔

此詩人所謂汙澤也曹風候人篇維鵜在梁鵜汙澤鳥也鵜在梁喻小人在朝曹詩刺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下位者乎否則斯鳥何為而至其博舉天下儁徳茂才獨行君子以荅曹人之刺

能得欽恤之意

正統緒以重大宗可以息後世紛紛

輕刑詔 黄初五年

近之不綏何遠之懷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昔太山之哭者以為苛政甚於猛虎事見檀弓我備儒者之風服聖人之遺教豈可以目翫其辭行違其戒者哉廣議輕刑以惠百姓

明帝 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

正嗣統詔

禮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

之論

耕道尹起莘曰魏法之可傳者宦者不得過諸署令后家不得輔政自諸侯入奉大統不得顧私情

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漢宣武帝曾孫昭帝武帝少子悼考宣帝父史皇孫也宣帝既後昭帝不當考史皇孫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或誤時朝或惑同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哀帝定陶恭王子為成帝後藩妾定陶傅太后及丁姬也長信宮名皇太后所居帝以高昌侯董宏言尊丁傅如長信宮敘昭穆於前殿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哀帝上丁傅尊號師丹諫不聽免為庶人用致丁傅焚如之禍王莽發傅太后冢壓殺數百人開丁姬椁戶火出炎焚燒椁中器物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

臣照曰援據禮經引鑒前代者訓甚正筆亦嚴勁有法

退浮華崇道本深得治體之言

罪繇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左傳文二年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弗忌為宗伯成二年宋文公卒厚葬君子謂華元棄君於惡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繇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於令典

論封禪詔太和中護軍蔣濟請封禪明帝下詔拒之事遂寢

聞蔣濟斯言使我汗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

貴與馬端臨曰太史公作封禪書以為古受命帝王未嘗不封禪且引管仲荅齊桓公之語以為古封禪七十二家自無懷氏至三代皆有之蓋出於齊魯陋儒之說非其實也

餘君耳管子古封禪者七十二家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化不洽是以中間廣遠者千有餘年近者數百歲其儀闕不可得記我何德之修敢庶兹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桓公欲封禪管子言而止以吾不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榮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書常侍省之而已勿有所議亦不須荅詔也

郎吏分受四經三禮詔景初中帝以高堂隆及蘇林秦靜等並老恐無能傳業者下詔

經學吏治兩有裨益

水心葉適曰魏明不能從楊阜高堂隆之諫節減宮室而欲傳蘇林秦靜之業課試學者綴其實而急其華漢武帝之也然孝

昔先聖既沒而其遺言遺教著於六藝六藝之文禮又為急弗可斯須離者也末俗背本所由來久故閔子譏原伯之不學（左傳昭十八年周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馬曰周其亂乎）荀卿醜秦世之坑儒（始皇三十五年阬諸生四百六十餘人）儒學既廢則風化曷由興哉方今宿生巨儒並各年高教訓之道孰為其繼昔伏生將老漢文帝嗣以鼂錯（伏生治尚書年九十餘不能行文帝詔鼂錯往受之）穀梁寡儔宣帝承以十郎（蔡千秋能為穀梁上愍其學且絕選郎十人從受）其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祿勳隆散騎常侍林

宣尚欲修武帝故事況後人乎

臣正治曰患經學之失傳選才分受可謂能賢當興時擾攘之際留心及此尤僅事也

情辭懇惻之中時見鋒穎天才秀拔

博士靜分受四經三禮主者具為設課試之法夏侯勝漢宣帝時太子太傅有言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今學者有能究極經道則爵祿榮寵不期而至可不勉哉

陳王植植字子建武帝子特見寵愛幾為太子初封平原侯徙臨淄文帝即位謁者灌均希旨奏植貶爵安鄉侯改封甄城進爵為王徙雍丘再徙東阿後封陳王

求存問親戚疏時法制待藩國峻迫太和五年植上疏

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

八斗非虛

萬脩方岳貢曰陳思歸藩而有司禁之至此疏求通親戚蓋其天性真厚如此于諸王親戚尚

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周頌雍之篇有來雍雍又曰天子穆穆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屛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爽差也言雖差親疏不至離隔

不忍乖離況宗
朝寸

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大雅大明篇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漢書皇后稱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衆臣百官宿衛以次休息遞為上下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絶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氣類修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絶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

臣德宜曰親親之誼恩過則驕

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大雅行葦篇戚戚兄弟莫遠具爾）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

義過則怨魏氏制防甚峻此疏委曲剴切亦常棣行葦之遺也

臣乾學曰三代而下得行葦伐

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後漢書輿服志遠遊冠諸侯所服也武冠一曰五弁大冠諸武官服之解朱組佩青紱輿服志諸侯王赤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駙馬奉車趣得一號漢書駙馬都尉掌駙馬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副馬也非正駕車皆為駙馬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鹿鳴燕羣臣嘉賓也常棣燕兄弟也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也四詩皆小雅篇名也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

木之意者莫若東漢迨至曹魏綱少寬矣欲令恩義兩全必由善教故肅肯之典為尤重也

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漢武帝建元三年諸王來朝天子置酒中山靖王勝聞樂而泣具以為吏所侵聞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崩城杞梁妻事隕霜鄒衍事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於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

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栢舟鄘風篇谷風小雅篇故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帝詔報曰蟜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此耳已勅有司如王所訴

陳審舉疏

視自試一表語加激切然不免於懟矣方之於詩其小弁之怨乎

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也昔伊尹之為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于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

聞脩王志堅曰觀此疏則高貴鄉公之事思王已燭其微矣然當時曹氏之惡已稔天豈予之以磐石之固哉

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已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為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埸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聞康哉之謌偃武行文之美

閻公徐乎遠曰二語指吳蜀也當時中國自大之語每如此

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于淮泗鼴鼬讙譁于林木指吳蜀二國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搤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瑯琊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號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于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

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内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鑾駕暴露于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于此故語曰患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為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為趙將臣生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于心常

臣廷敬曰使植見用於時亦非司馬之敵孰若留此不朽之業令千載下時時有繡虎天人之歎乎此植之所謂幸也

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鶩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

周名作猶叔魚陷刑叔向匡國叔魚叔向弟左傳昭十四年叔魚鬻獄為邢侯所殺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宗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始皇三十五年阬諸生長子扶蘇諫不聽使扶蘇北監蒙恬于上郡三十四年僕射周青臣進頌曰陛下以諸侯為郡縣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博士淳于越曰青臣面諛以重陛下之過夫能

臣吳曰以雄嶲之筆寫激楚之情風格遂與兩漢頓殊矣

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

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

帝優文答報

鴻文足與鉅典相配

魯孔子廟之碑

維黃初元年大魏受命胤軒轅之高縱王沈魏書其先出於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安是為曹姓紹虞氏之遐統文帝既受禪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應歷數以改物揚仁風以作教於是輯五瑞班宗彝鈞

臣士奇曰金石之文典雅宏麗去蔡邕未遠

衡石同度量秩羣祀於無文順天時以布化既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追承二代三恪之禮黃初元年奉漢帝為山陽公行漢正朔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臣兼紹宣尼褒成之後漢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子後為褒成侯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以魯縣百戶命孔子廿一世孫議郎孔羨為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制詔三公曰昔仲尼負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生乎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棲棲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當時三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

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周衰而為素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采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烝嘗之位斯豈所謂崇化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嗟乎朕甚閔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石吏卒以守衛之又於

臣杜訥曰氣厚而詞古上嫓兩漢下開六朝矣

其外廣為屋宇以居學者於是魯之父老諸生游士睹廟堂之始復觀俎豆之初設嘉聖靈於髣髴想禎祥之來集乃慨然而歎曰大道衰廢禮樂滅絶卅餘年卅三十幷音颯也○皇上懷仁聖之懿德兼二儀之化育廣大苞於無方淵深淪於不測故自受命以來天人咸和神氣烟熅嘉瑞踵武休徵屢臻殊俗解編髮而慕義遐夷越險阻而來賓雖太皞遊龍以君世虞氏儀鳳以臨民太皞伏羲氏有龍瑞號曰龍師虞舜作樂鳳凰來儀伯禹命玄宮而為夏后西伯由岐社

而為周文尚何足稱於大魏哉若乃紹繼微絶興修廢官疇咨稽古崇配乾坤允神明之所福祚宇内之所歡欣也豈徒魯邦而已哉爾乃感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宫之事商頌殷武卒章寢成孔安鄭氏箋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路寢魯頌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宫也以為高宗僖公蓋嗣世之王諸侯之國耳猶著德於名頌騰聲乎千載況今聖皇肇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曽未下輿而褒美大聖隆化如此能無頌乎乃作頌曰

煌煌大魏受命溥將大將也

并體黃虞含夏苞商降釐下土上清三光羣祀咸秩靡事不綱嘉彼玄聖有邈其靈遭世霧亂莫顯其榮褒成既絶寢廟斯傾闕里蕭條靡歆靡馨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建宗聖以紹厥後修復舊堂豐其甍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備羣小遄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登假神祇來和休徵雜遝瑞我邦家内光區域外被荒遐殊方重譯搏拊揚歌於赫四聖運世應期仲尼既没文亦在兹彬彬我后越而

指切弊俗有關風教

五之並於億載如山之基

董昭 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歷官太僕封樂平侯

陳末流之弊疏

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西曹掾魏諷有惑衆才傾動鄴都以謀反誅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山陽曹偉素有才名聞吳稱藩以白衣與吳王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黃初二年伏誅伏惟前後

聖詔深疾浮偽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

皆畏其威埶莫能糾擿毁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合黨之羣互相褒歎以毁訾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為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與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

辭甚典質而功效
瞭然籌兵食一段
尤見遠畧

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

王朗朗字景興東海郡人司徒封蘭陵侯

節省奏

詔問所宜損益必謂東京之事也若夫西京雲陽汾陰之大祭漢書武帝郊見泰一雲陽文帝治廟汾陰欲祠出周鼎千有五百之羣祀通天之臺武帝作通天臺以候神人入阿房之宫齋必百日養犧五載牛則三千其重玉則七千其器文綺以飾重席童女

禹脩方岳貢曰此疏意主嗇約而詞乃華茂景興文筆正自斐然

以蹈舞綴醲酹必貫三時而後成樂人必三千四百而後備内宮美人數至近千學宮博士七千餘人中廄則騑駼駙馬六萬餘匹外牧則扈養三萬而馬十之執金吾（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從騎六百走卒倍焉太常（掌禮儀祭祀）行陵卒車千乘太官賜官奴婢六千長安城内治民為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蔽罪斷刑者二十有五獄政充事猥威儀繁富隆於三代近過禮中夫所以極奢者大抵多受之於秦餘既違繭栗慤誠之本（祭天地之牛角繭栗）掃地簡易

臣廷敬曰陳思王論朗謂能解疑釋滯剖散盤錯者以此

之指禮記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又失替質而損文避泰而從約之趣豈夫當今隆興盛明之時祖述堯舜之際割奢務儉之政除繁從省之令詳刑慎罰之教所宜希慕哉及夫寢廟日一太牢之祀郡國並立宗廟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之數若此之輩既已屢改於哀平之前不行光武之後矣謹按圖讖所改奏在天地及五帝六宗宗廟社稷既已因前代之兆域矣夫天地則掃地而祭其餘則皆壇而埓之矣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

臣乾學曰郊祀之典漢世雜用緯候荒誕極矣盧正之議推本前王彬彬乎儒者之言也

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禖所以祈休祥又所以察時務揚教化稽古先民開誕慶祚舊時皆在國之陽並高棟夏屋足以肆饗射望雲物七郊雖尊祀尚質猶皆有門宇便坐足以避風雨可須軍罷年豐以漸修治舊時虎賁羽林俱掌宿衛侍從五營兵及衛士并合雖且萬人或商賈惰游子弟或農野謹鈍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講戎陣既不簡練又希更寇雖名實不副難以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既久屯

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無有貯聚一隅馳羽檄則三面
並荒擾此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當今諸夏
已安而巴蜀在畫外雖未得偃武而弢甲放馬而戢兵
宜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於農事吏士小大並勤稼穡
止則成井里於廣野動則成校隊於六軍省其暴繇贍
其衣食易稱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今之謂矣糧畜於食勇畜於埶雖坐曜烈威而衆未動
畫外之蠻必復稽顙以求改往而効用矣若畏威効用

論非敉獲自確不可易

不戰而定則賢於交兵而後威立接刃而後功成遠矣若姦凶不革遂迷不反猶欲以其所虐用之民待大魏投命報養之士然後徐以前歌後舞樂征之衆臨彼倒戟折矢樂服之羣伐腐摧枯未足以為喻

劉廙 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侍中關內侯

論治道表

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其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百姓凋盡士

禹偁方岳貢曰魏武輔政崔毛作選曹吏皆課實尚清儉而下

之存者葢亦無幾股肱大職及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葢才匱使之然耳況於長吏以下羣職小任能皆簡練備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爾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奸巧既於其事不省而為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已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卹民而夢想於聲譽此非所以為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為黜陟者近頗以州

浮譽劉廙猶有此表信乎吏治之難清平也

臣熙曰課吏當以事實不在聲譽深中黄初以來專尚虛名之

郡之毁譽聽往來之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為佳者奉法也憂公也卹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為美闕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為長吏皆宜使小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

辨通達治體有裨經國之言

叛者為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修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譽妄毀可得而盡

衛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魏文帝時為尚書封陽吉亭侯明帝即位封閿鄉侯三百户謚敬侯

諫明帝疏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覬乃上疏

蹇正之氣爽朗之筆

夫變情厲性彊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

永窓劉友益曰
魏叡承業以来
土木之工不已
今又鑄銅人起
土山衛觀一疏
足以為侈靡者
之戒矣

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
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
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
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
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貍鼠臣以為不然昔
漢文之時諸侯彊大賈誼累息以為至危況今四海之
內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為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
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為異也當

臣正治曰深慮當時國勢故其言愷而善入至奢儉視世豐約真救時之名言

今千里無烟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褥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籌策計校府庫量入為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猶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

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工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

楊阜 字義山天水冀人也太祖時賜爵關內侯征漢中為益州刺史轉武都太守明帝時為城門校尉遷將作大匠

諫明帝營作宮室疏 帝既新作許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阜上疏奏御手筆詔答

典據之言而出之以様懸

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琁室象廊紂為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為深誡高高在上實監后德慎守天位以承祖考巍巍大業

臥子陳子龍曰楊阜之疏透髙堂隆之詳明俱極盡一時之勢

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卹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宫臺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闃其無人王者以天下為家言豐屋之禍至於家無人也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饑色陛下不以是為憂而營作宫室無有已時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君作元首臣為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雖駑怯

據理切事反覆詳暢

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候重誅

高堂隆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累官光禄勲

諫興役疏明帝景初元年增崇宫室百役繁興帝躬自掘土率公卿以下莫不展力隆上疏切諫

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

士民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月令孟春之月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季春之月后妃親東鄉躬桑以勸蠶事以供郊廟之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唐伊祁氏堯姓唐國號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鯀崇伯文命史以為禹名隨山刋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害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土庸勲各有差等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

東萊呂祖謙曰故老之智幽王不與之謀猷而訊之占夢伯也之材平王不委之征伐而以為前驅俾將帥輔弼之臣躬執賤役故詩悲傷而怨刺焉以見周室之衰也明帝崇侈宮室至使

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傴煦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詩大雅泂酌篇）令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薦臻無以卒歲宜加慇卹以救其困臣覩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矜矜業業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既發懼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

公卿羣僚穿穴舉土抑又甚於占夢前驅也嗟夫魏氏之亡無日矣

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是年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故隆疏及之天道既著請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於心欲彊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則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繇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

禹偁方岳貢曰中引吳蜀一段反言以見巳情言之無忤而聽者足為深戒此蘇老泉所稱有比干之心而用儀秦之術者歟

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鹵邊地草多白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為難卒討滅而為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為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

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秦始皇三十四年築長城三十五年作宮阿房當其君臣為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二世元年七月戍卒陳勝等反故刜地豪傑並起亡秦故臣以為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為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為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

民而賈誼方之以為天下倒懸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彊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禄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絶廪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應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禄賜穀帛人

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天府掌九伐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大府天官屬周禮大府凡頒財以式法授之凡式貢之餘以供玩好之用按天府宜作大府九伐宜作九賦又上用財必考於司會司會天官屬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

情事曲盡使人動聽

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為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李斯教二世行督責之術卒具五刑腰斬咸陽市夷三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為世誡書奏帝覽焉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累官太尉

中書專任疏時中書監令號為專任濟上疏

大臣大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夫

禹偁方岳貢曰魏之失綱在大臣不在左右也然明帝末命引司馬氏輔政者則中書監令之所為也顧命大事猶尚參預以至權去王室況於小小廢分斧

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為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

走人士又不足論

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黙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黄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已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

信賞必罰則考課不為具文恕言得之

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

詔曰夫骨鯁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濟才兼文武服勤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之就遷爲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

杜恕

恕字務伯杜陵人幽州刺史護烏桓校尉

諫考課疏

時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以為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乃上疏

書稱明試以功（益稷篇）三考黜陟（舜典篇）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烏獲之舉千鈞良

君實司馬光曰為治之要莫先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故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溷淆考之功狀則巧詐横生而真偽相冒要其本在至公至明而已為人上者誠能不以親

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吕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為綴京房之本旨（京房傳房奏考功課吏法）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為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一德行二經學三明法四任事）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漢制三公皆得辟舉）為親民長吏轉以功

疎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雖詢於人而決之在已雖求於迹而察之在心則羣下之能否炳然形於目中安必豫為之法而委之有司哉苟親貴不能而任職踈賤賢才而見遺所喜好者敗官不去所怒惡者有功不録則雖復為善法而繁其條

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按亦字當作不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才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繇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辦課

日又安能得其真乎

卧子陳子龍曰三公論道所舉者大固當究辨於職課之外

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已而披肝膽循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厠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

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禄以為高拱默以為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絜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為迂濶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後考課竟不行

亢激之言難於詳悉此獨得之

諫用廉昭疏　恕太和中為散騎黃門侍郎明帝任樂安廉昭以伺察羣下恕上此

疏

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為恭意至懇惻臣竊憫然為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率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歡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

禹偁方岳貢曰魏帝猜忌疑大臣不任而又使小吏伺之杜君此疏可謂知大體矣大人主課人以法制不如使人得盡其情節故寬厚之朝任事之人有餘嚴急之世任事之人反不足也

使令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幾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繇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繇聖意舉朝稱

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為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耶若陛下以為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儁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

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為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

臣英曰忠說之言文亦頗拙淋漓性復自喜

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智以陛下為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人自以為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

常曰誰當憂此者耶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辦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為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為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為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

此為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吏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繇之實未得為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名通司馬宣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

臣士奇曰史稱恕不治飾不結援即其論昭亦皆和平之語非

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忤世為奉公密行白人為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為此耶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

訐以為直也

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禄厚寔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於迕者也廹於道自彊耳誠以為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録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隟之寇内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

程曉曉字季明東阿人汝南太守

雅詞健筆絕無冗蔓

白罷校事疏 嘉平中曉為黄門侍郎時校事放横曉上疏

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昭七年傳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欒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左傳成十六年晉厲公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死人横於街路邴吉不問漢書吉嘗逢羣鬬者死傷横道過之不問曰宰相不親小事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為國要道治亂所繇也遠

水心葉適曰魏有校事與有典校近復世皇城邏者之任也程曉言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惟心所適則誠與後世邏者同至典校又糾摘文書其干係尤切然

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撿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復為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

吳魏倉卒用之不久尋廢而後世乃以為官常豈曉所謂大臣耻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欝結而無告葢亦有言者而莫之革也

以謹慎為粗疏以謥詷為賢能謥詷急遽也其治事以刻暴為公嚴以循理為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為聲勢内則聚羣姧以為腹心大臣恥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欝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於目下肆其姧慝尹模校事官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内有侍中尚書綜理萬幾司隷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宫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

臣杜訥曰洞析政體故娓娓數陳皆中窾要

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為校事則是中丞司隷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奸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昔桑弘羊為漢求利卜式以為獨烹弘羊天乃可雨史記桑弘羊請置均輸鹽鐵官又請吏得入粟補官會旱卜式言曰烹弘羊乃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䌛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為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

其意欲使中正臺閣各不相涉內外叅校以得其真亦通達時務之言

左傳襄十四年衛獻公出奔齊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定姜獻公適母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況姧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衮闕不補迷而不返也疏上遂罷校事官

夏侯太初沛國譙人為太常司馬懿翦除與已夷三族

官才議太傅司馬懿問以時事太初議

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緣

禹偁方岳貢曰中正之始立也患在人物無定易於干求及行之既久華素異塗則又苦於有定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

之不本而干勢馳騖之路開下踰其序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以來有年載矣魏文帝時陳羣立九品官人之法置中正以定其選以州郡之賢者為之有言行修者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道義虧則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敘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繇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為政乎義斷行於鄉

族也若核實品行以為人士出身之資而不限其所至以待銓序庶得宜乎

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别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静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絶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 所求所求有路則修已家門者已不如

臣廷敬曰鄉舉里選勢雖復行於後世則中正之設豈能無弊

是以學校取人之法爲不可易耳

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茍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眞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

省官省事甚扼治要

水心葉適曰太初言先王建國

形撿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静風俗而審官才矣

除重官議

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為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不煩夫事簡業修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

分疆畫界各守土境非重累羈絆之體欲省郡守縣皆逐遠兩漢論治未有及此者其自負弘濟良不虛也

敘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修職業不修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静民之不静則邪惡並興而姦偽滋長矣先王達其如此故専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麤

臣乾學曰長吏東於文法簿書期會上下牽制秖擾民耳若欲省郡守以重其權不無矯枉過

立儀準以一治制令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為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已則爭夫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

正而指切利病
頗極明暢

生於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令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為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令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選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劾功之敘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

國奢示儉甚得損
益之宜

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
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於此矣

改服制議

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
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今
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
令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
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於賤

臣熙曰辨等威定章服則奢侈之風不禁自息誠拔本塞源之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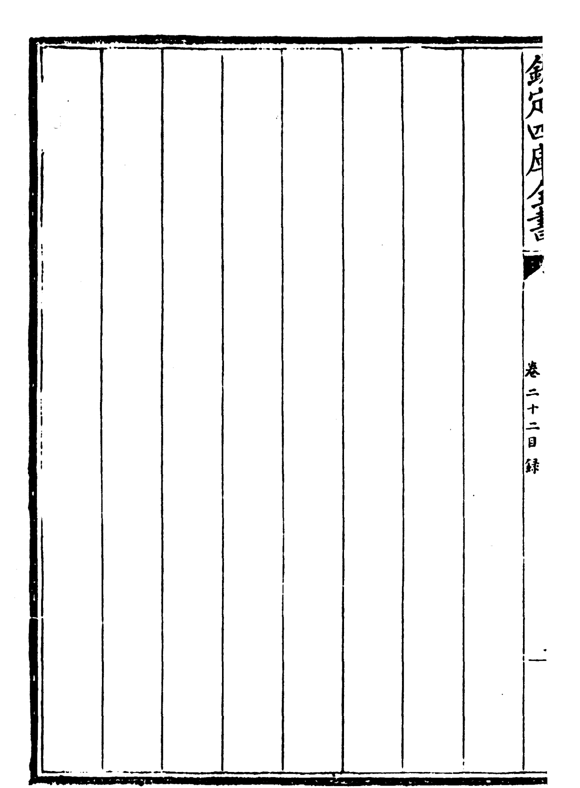
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為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

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獮侈之心自消於下矣

懿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間一相承習卒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為官司耳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弋綈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當待賢能然後了耳太初又書曰漢文雖身衣弋綈而不革正法度內外有僭擬之服寵臣受無限之賜由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上古將隆至治抑末正本若制定於上則化行於衆矣夫當宜改之時留殷勤之心令發之日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猶垂謙謙曰待賢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竊未喻焉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一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二目録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二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三國

蜀漢昭烈帝諱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獻帝遇害羣臣勸進遂即位

為漢中王上言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定漢中諸將上先主為漢中王表於

事本權宜而辭義明正不必以矯制為嫌

漢帝遂設壇場讀

奏訖先主上言

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於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疢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為亂階自是之後羣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神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

東萊呂祖謙曰自秦以來其國家為姦盜篡竊而戚藩興兵以討賊復仇者有三君馬劉先主晉元帝唐莊宗是已議者以為方事之殷若不建號大位則上無以繼大統宗廟有之主之識下無以係人心將士有離散之

果建安四年董承受帝衣帶密詔當誅曹操先主與同謀會操遣先主邀袁術未發事覺承等伏誅先主據下邳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鴆害建安十九年曹操弒皇后伏氏所生二皇子皆鴆殺之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寮以為在昔虞書敦叙九族庶明厲翼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大宗今操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

勢所以皆不待滅賊而先自立也誠得救時拯難之良策矣

臣廷敬曰同時已有馬超等一表然後昭烈有此奏極爲得體

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成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効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獎厲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

将欲外攘先修内治大臣之誼純臣之心

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人躬耕隴畝自比管仲樂毅徐庶謂先主曰孔明卧龍也將軍宜往顧之由是詣亮三往乃見先主即位為丞相建興元年封武鄉侯

出師表建興五年丞相亮出屯漢中以圖中原臨發上疏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建安十九年先主定蜀二十四年有漢中二十六年即位為章武元年三年殂於永安宮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

致堂胡寅曰孔明一代之英遠謀宏議無不售者至其自明之語曰謹慎而已何其約也詩不云乎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若亮

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費禕江夏人與攸之同為侍中董允南郡人黃門侍郎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先主立太子禕與允俱為舍人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

者有文王之小心矣彼劉禪凡庸孔明事之無不盡道無專意恣行毫末可指者非盛德孰能臻此使曹操而聞孔明事劣主之規得不羞愧入地乎

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先主時寵為牙將秭歸之敗寵營獨完是以衆議舉寵為督寵時為中部督典宿衛兵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侍中郭攸之等也陳震傳建興三年拜尚書遷尚書令張裔傳亮駐漢中裔領留府長史蔣琬傳琬遷參軍與

南軒張栻曰武侯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葢凜凜乎三代之佐也

長史張裔留統府事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繇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建安十二年先主敗于當陽走至夏口遣亮求救於孫權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先主病篤托孤于丞相亮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瀘水

臣鴻緒曰至誠忠愛可格金石而泣鬼神昔人謂與伊訓說命相表裏信然

名建興三年亮南征孟獲七縱七禽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舊都洛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先主遺詔勑後主曰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

篇首云坐而待亡孰與伐之乃武侯之本計也篇末云鞠躬盡瘁乃武侯之本心也光明磊落真可揭諸天下萬世

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六年春亮身率諸軍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會馬謖敗於街亭遂還漢中

後出師表　建興六年冬亮復出散關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

水心葉適曰世之議者多惑陳壽之謬論以孔明短於將畧夫孔明之賢三國一人而已其事君以誠其處心以公其使人以義其行師以信富國強兵出奇

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

街亭之敗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是年九月曹休與吳將陸遜戰于石亭敗績

高祖漢四年項羽伏弩射漢王傷胸

運智卓卓有古賢佐風草廬之語一邦而三分之勢已成定南中於七擒平三郡於一舉故孟獲稱為天威仲達歎其奇才非將畧所長而然耶而又輔翼宗室本仁義以正姦偽使不遇不幸天下舍蜀而誰歸

西山真德秀曰三國非無文章

東此臣之未解二也劉繇為揚州刺史屯曲阿孫策渡江繇棄軍走丹徒王朗為會稽太守與策戰軍敗詣策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建安二年操征宛為流矢所中按宛屬南陽郡五年袁紹引兵至黎陽輜重屯烏巢操襲之紹遣兵攻操營二十四年征漢中運米北山下為蜀將趙雲所敗十六年操自潼關渡河馬超掩至矢下如雨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

獨武侯二表發於至忠

魯齋許衡曰不問利害以求義理孔明見得真當時只有復漢討賊爲當然至於成敗利鈍歸之於天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害也

能猶有此失巢湖在居巢十四年操軍自渦入淮出肥水十八年進軍濡須口十九年至合肥二十二年軍居巢二十四年黃忠擊斬夏侯淵于定軍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賨祥冬翻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鋭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

臣乾學曰雖聖人不欲違時時無可乘而義不得已至於盡瘁為期所謂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也隆興君臣倡言恢復無當事機故推此表肫摯

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侯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二十四年孫權襲殺關侯取荊州明年曹丕稱帝章武二年先主於秭歸進軍為陸遜所敗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亮出散關圍陳倉以糧盡引還斬魏將王雙

只此數言可以質天地而泣鬼神豈不堪與伊周相伯仲

南軒張栻曰讀孔明將沒自表之辭則知天下物欲俱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

自表後主

伏念臣賦性拙直遭時艱難興師北伐未獲全功何期病在膏肓命垂旦夕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約己愛民達孝道于先君存仁心于寰宇提拔隱逸以進賢良屏黜奸讒以厚風俗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隨時衣食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盈財以負陛下也 亮卒如其所言

大義偉然文辭亦極典美使華歆輩讀之能無赧汗

正議建興元年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不報書作正議

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陳崇張竦上書頌莽功德亦將偪於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

禹偁方岳貢曰景興諸君遺蜀書豈不知其不足以動人耶乃子桓好事耳武侯所云逼於元禍苟免者耶蓋深知發書之由談笑應之矣

數十萬之師救張郃于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蜀志先主次陽平與郃等相拒曹公自長安南征先主斂衆拒險曹公引還先主遂有漢中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簒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可得干

意在集思廣益以勤攻已闕大臣心事如此

擬者哉

與羣下教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兹不惑徐庶字元直與亮獨相善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董和字幼宰與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歡交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讀此足見武侯之用心公而恕

禹偁方岳貢曰此書明言否可復通逝可復還假使武侯長年

與李豐教 建興八年亮廢李平為民徙梓潼郡又與平子豐教

吾與君父子戮力以奬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于東關者不與人議也李嚴傳八年亮命嚴赴漢中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典嚴後事亮以明年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即平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獨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

必料有牧白之事所以身沒而有餘思也

心從事者公琰蔣琬字時琬統留府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懇惻之辭可謂深悉羣情者

吳大帝諱權字仲謀兄策被創呼權佩以印綬保據江東後稱尊號責諸葛瑾等詔赤烏元年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數諸葛瑾步隲朱然呂岱等

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見子瑜瑾字子山隲字義封然字定公岱字並以時事當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

閭公徐孚遠曰仲謀初政頗從寬大末年偏蔽致承明扼腕伯言憂死後嗣之替以此也

禹偁方岳貢曰仲謀初以信校事呂壹而使諸將率離後以寵

有所陳悉推之伯言承明（伯言陸遜字承明潘濬字）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詞旨辛苦乃至懷執危怖有不自安之心聞此悵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措何能悉中獨當已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緣乃至于此乎自孤興軍五十年所役賦凡百皆出于民天下未定孽類猶存士民勤苦誠所貫知然勞百姓事不得已耳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為表裏足以明露公私分計

魯王而使一國中分然校事猶有敗誅之時而魯王卒無替愛之日以此知寵溺之於人尤甚也

臣英曰吁言披憑胸次捐祛城府眞達輿情於斯爲切

足用相保盡言直諫所望諸君拾遺補闕孤亦望之昔衞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每獨歎責且布衣韋帶相與交結分成好合尚汚垢不異今日諸君與孤從事雖君臣義存猶謂骨肉不復是過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同船濟水將誰與易齊桓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于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

孤於齊桓良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耳久不相見因事當笑共定大業整齊天下當復有誰凡百事要所當損益樂聞異計匡所不逮

步騭傳中書呂壹典校多所糾舉騭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擿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趣欲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使民跼天蹐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皋陶作士呂侯贖刑張于廷尉民無冤枉休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于上為國速怨夫一人吁嗟王道為虧甚可仇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騭黨神明受罪何恨權覺悟遂誅呂壹按壹之誅本因騭疏

權文筆古雅乃爾其所見者亦卓然不羣

水心葉適曰權自作書疏數處

讓孫皎書 字叔朗為孫權護軍校尉嘗以小過與甘寧忿爭權聞之以書讓皎

自吾與北方為敵中間十年初時相持年小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奚恤楚相昭魚揚威於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甘興霸飲興霸甘寧字因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屬呂蒙督中此人雖麤豪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疎憎之卿所為每與吾

惟與孫皎書有文義可觀既知其能以謹細寬綽包受麗武之為難又涉獵經傳有益世用所以勸呂蒙諸書不虛語也

違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簡可以臨民愛人多容可以得衆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在遠禦寇濟難乎卿行長大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之視下有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盛怒邪人誰無過貴其能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葛子瑜重宣吾意臨書摧愴心悲淚下

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寧結厚

景帝

諱休字子烈大帝子會稽王亮之兄孫綝廢亮迎休立之

答張布詔

永安三年休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沖講論道藝曜沖素切直左將軍

英明語詠令罷臣
心惕

張布恐發其陰失令已不得專因飾說拒遏之休答詔

孤之涉學羣書略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姦臣賊子古今賢愚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論講書耳不為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姦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意特有所忌故耳

又答張布 布得詔陳謝言懼妨政事休復答

語意甚為嚴峻然卒之恐布疑懼遂廢講業可惜也

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為非而君以為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所不取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也孫權時為建忠郎將封新陽亭侯理張溫表溫為孫權輔義中郎將使蜀還稱美蜀政權既銜之又嫌其聲名太盛思有以中傷之會選曹暨艷事起權罪其宿與往還斥還本郡故統上表

伏惟殿下天生明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方置俊乂於宮朝多士既受普篤之恩張溫又蒙最隆之施而溫

權僻處江隅身當强敵正宜布公推誠納讜言而休儁又忌溫稱美蜀政

氣量可知矣

水心葉適曰温文議功用雖無傳於後觀顧雍張昭諸葛亮等所推與可謂頗出孔門叅賜同

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間為國覩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温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亢藏否之譚効褒貶之議於是務埶者妒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黙者非其譚瑕舋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侯周勃灌嬰之屬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帝亦疎之不用其議何者疾之

譽賈登漢室絳灌不說也自古有不世之才或為人主所知而其下共排笮之使不得志者有矣未有舉朝所服上下交讙而人主反加忌疑羅致其罪而溺於死亡也此但孫權自度已不足以用又從而陋之爾于溫何損而注載虞俊謂其材多智少

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也溫雖智非從横武非虓虎虎自怒曰虓常武之詩曰闞如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躒冠羣煒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即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暨豔音吉不內之忌族為國家所忌之族也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衆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溫也

華而不實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豈其然乎駱統疏字字可考真使人三歎息也

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與豔為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與豔為最輕之交也豔坐事自殺溫宿與豔數交書疏孫權因罪溫幽之有司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于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為勁寇將置平土則為健兵故溫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許晏數之多少溫不減之用之強羸溫不下之至于遲速溫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遺

臣士奇曰溫奉使入蜀諸葛亦亟稱之可謂光榮邦國者矣奈何忌其名稱而反黜之甚未痛

力也溫之到蜀共譽殷禮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既修君好因叙己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隣國則有私覿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聘于齊說晏平仲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適衛說蘧瑗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及叔向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溫若譽禮能使彼歎之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顯國美于異境揚

切詳明究不得理其云鎮重尚淺殆溫之定評歟

君命于他邦是以晉趙文子之盟于宋也稱隨會于屈建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于宋子木問于趙孟曰范武子之徳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于鬼神無媿辭子木即屈建范武子即隨會也王孫圉之使于晉也譽左史于趙鞅王孫圉聘于晉趙簡子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亦向他國之輔而歎本邦之臣經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外交也王靖内不憂時外不趍事溫彈之不私推之不假于是與靖遂為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衆之勢

幹任之用皆勝于賈原蔣康温尚不容私以安于靖豈敢賣恩以協原康邪又原在職不勤當事不堪温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恩作亂則亦不必貪原也凡此數者校之于事既不合參之于衆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層宮之内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幾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令者人非温既殷勤臣是温又契濶詞則俱巧意則俱

至各自言欲為國誰其言欲為私倉卒之間猶難即别然以殿下之聰叡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于前臣聦廢之于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于聖聽實盡心于明朝非有念于溫身也權終不納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歷太傅加荆揚州牧為孫峻搆殺

與丞相陸遜書赤烏六年拜恪威北將軍屯柴桑與丞相遜書恪知遜以此嫌

已故遂廣其理而贊其指

論甚平恕國家用人之方士類交友之道均宜斟酌斯言

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為方今人物彫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為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愚以為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於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有所短師辟由喭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且仲尼不以數子之

禹脩方岳貢曰元遊高才不恙盡法繩下患於踈忽防蘭不足

可若乃此書猶有武侯廣益之旨焉

臣杜訥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可謂深識名言

不備而引以為友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於往古何者時務從橫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惡志在陳力便可奬就騁其所任若於小小宜適私行不足皆宜濶略不足縷責且士誠不可纖論苛克苛克則彼聖賢猶將不全況其出入者邪故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許劭字子將汝南人好覈論鄉黨人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於禍原其本起非為大讐惟

坐克已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已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間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況已為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而已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後二人有隙蕭育以公卿子顯名時朱博為杜陵亭長為育所攀育後與博有隙不能終夫不舍小過纖微相責久乃至於家戶為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

直截明暢文情亦自款曲

也

上孫奮戕奮封齊王居武昌權甍太傅恪不欲諸王處江濵兵馬之地徙奮豫章奮不從又數越法度恪上戕諫奮懼移南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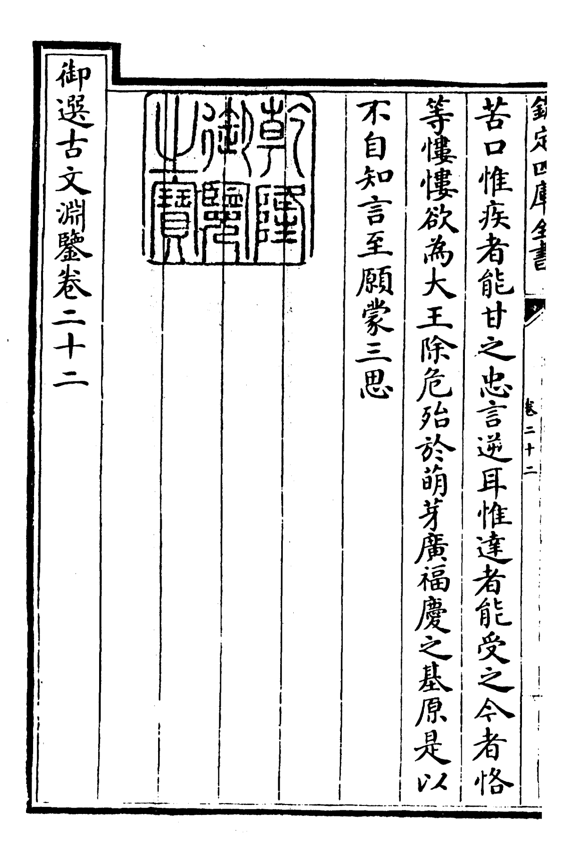
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凡四海之內皆為臣妾仇讐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彊輒為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為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

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内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
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
近袁紹劉表各有國土土地非狹人衆非弱以適庶不
分遂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歎大行皇帝凡天
子初甍未謚稱日大行皇帝
覽古戒令防芽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
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
戒勑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
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

河間獻王河間獻王名德漢景帝之子修學好古溫仁恭儉東海王彊彊本光武之太子郭后既廢彊辭位願備藩國於是以彊為東海王恭敬之節下當裁抑驕恣荒亂以為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勅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勅輔道大王既不承用其言令懷憂怖華錡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道當納用之而聞怒錡有收縛之語又中書楊融親受詔勅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

臣乾學曰苦言至誠質慤無文較之枚乘之奏記淮南田叔之匡正魯共尤明切矣宜魯之翻然從悔也

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大小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舊凡魯王霸也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爲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勑不行於藩臣邪此古今正義大王所照知也夫福來有由禍來有漸漸生不憂將不可悔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



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慺慺欲為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蒙三思

乾隆御覽之寶